



慢时光

## 去天峨吃饭

□黄海燕

凌晨一点，老何从KTV把我们送回酒店，嘱咐说明早等他电话一起吃早餐。我执意要看这座小城的夜生活，他拗不过我。在这条不知名的街，各种夜宵摊子沿街一字摆开。摊前大都是一些年轻的脑袋。有些吃烤蚝，有些吃烤串，有些吃麻辣烫，他们没有划拳行令，也无其他更大的喧闹。不知是美食本身魔力大，还是这座城里的年轻人都喜欢轻言细语。月光从马路两旁的楼宇间倾泻下来，和着街边的各色灯光，街道就成了梦幻般的粉蓝，这该是一个怎样柔和的夜晚！都说到一座城去，不吃这座城的夜宵，记忆是不完整的。我不喜吃夜宵，但在天峨的这个夜里，我点了一小碗云吞。

我吃不下云吞，只喝了几口汤汁。老何与我先生坐在一旁，要我慢慢吃，他们等。他们攀着对方的肩膀，像兄弟一样，走在天峨的大街上。随便一个人，绝不会想到他们才认识几小时。此前多年，我叫先生带上我走一趟天峨。他说天峨有什么好，没有想要见的人，至于看风景，不如温一壶茶，坐在家裡看球赛。我不再坚持。举世闻名的龙滩水电站，就在天峨。见过广西大化水电站的坝首，参观过岩滩水电站第一号机组，我肤浅地以为，电站不就那样，大同小异。著名的天峨珍珠季，每年都有朋友送过来，不劳而获使得我去天峨摘季的想法也不曾有过。我好像忘记了老何，忘记了老何就在天峨。天峨很远，与我隔山隔水，隔着几百公里的路程。比起我去过的祖国其他地方，天峨又很近。近在咫尺，却天涯。

走进天峨，是个下午四点。严格点说，进入天峨地界要早于这个时间。伟哥先带大家去看了龙滩水电站的坝首。这座拥有最高的碾压混凝土大坝、最高的升船机、最大的地下厂房三项世界之最的水电站，坝首的雄伟壮观让我震撼不已，并为之前的孤陋寡闻感到羞耻。许多人不远万里驱车前来，只为目睹一眼坝首。在宽阔的V形河谷，坝基呈梯状向两边的山腰延伸，最大坝高达216.5米。坝顶长832米，像一根粗大的长扁担，挑起两头的山脉。这个“西电东送”的标志性工程，年均发电量达187亿千瓦时，50%以上的电力送往广东。透过钢丝网围栏，往下看如此霸气的伟大工程，就像鸟儿之于天空，鱼儿之于大海，个人站得再高，也是渺小的。

坐在家裡看世界，不如与世界迎面相撞。

老何每隔半个钟就在电话里追踪，到哪了、到哪了？我就是被他电话的执着，从凤山转道天峨的。头一个晚上，我们一家在凤山被伟哥用醇香的凤山米酒温得周身酥酥。怕我喝不习惯，伟哥说要不在酒里兑些冰红茶？我和小宇都说，不。并非我们酒量惊人。任何稀释过的酒，再喝不出原先的味道和感觉。毕业到现在，我和小宇一次都没去过。二十周年聚，她因故不去，老何也不去。伟哥他去过我那里，一起看过山水，一起吃过榨粉和酸嘢。所以我到凤山，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伟哥。我说我在穿龙岩。他说你等着，我过去带你们玩。

酒正兴，老何几次打电话进来，伟哥说完叫我说，就是一定要到天峨去，让伟哥带过去。我依然没做决定，主要还是考虑我家姑娘的想法。开始她满心欢喜，却一路闹情绪。她爸说要么就回家吧？我不置可否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在凤山清爽的晨光中醒来。那座有凤的山，就在酒店正对面。崖壁上，猩红的双凤，如传说中和涅聚的火凤凰，正拍打双翅，凌空翱翔。伟哥说，你若不赶，先看凤山的海，再上天峨。凤山有凤，很好理解，山里有海，听起来很玄乎。可凤山真解海，叫三门海。是山上有海，海上开门的世界喀斯特地貌典型的核心地带，是世界旅游资源中绝无仅有的串珠式天窗群。就在此时，老何的电话如这晴朗的阳光，照了进来。他重复提醒我，天峨有一餐饭，等着我去吃。年前，我参加一个培训会，认识了我和老何共同的朋友罗兄。他笑说，你够狠，三十年未曾到天峨，未曾想过要去看老何。过后细想，还真有点伤怀。我们同学只有四年，可分别已有三十年。三十年，光阴数字就让人唏嘘。我突然想打个电话给老何，才发现早弄丢了号码。很多年前，老何每次出

差路过城外，都会电我说他过我地盘，时间赶，不能停留。我心头涌上暖意，日子匆忙，能记住我在这，已经很好。过分的是，我好像从未主动给他打过电话，包括其他一些有关的人。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，柴米油盐，我们被生活裹挟着，拼命向前冲，得到了一些东西，也遗失了一些东西。那个周日的午后，三月的春风仍带着些许凉意。我给老何拨了电话，猜谜似的问他我是谁。估计他也弄丢了联系方式，我们彼此都弄丢了对方。但只那么几秒，他惊喜地叫起来，你是燕子。很多人喜欢隐去姓氏叫我燕子，我年纪越大，越喜欢听这个叫法。这个叫法让我感觉身体轻盈，感觉我一直住在春天里。我和老何聊了很久，说到了罗兄，说到他说我的狠。我说，老何你也好，我们都狠。然后哈哈大笑。他说你来天峨，我煮饭给你吃。我呵呵应着，并不当回事。

小姑娘还是有情绪。但我决定不再将就她。在穿龙岩景区，她说想要回家，我被她牵扯，犹豫不定。伟哥说，你三十年才到一次凤山，天塌下来也要在凤山吃一餐饭。因为要吃饭，我留在了凤山。也因为要吃饭，我赶去了天峨。伟哥约上辉哥和斌哥，为哄我家姑娘开心，先带她去八腊猴山看了猴子。如他们所说，他们是哥，我是妹。我安然接受哥哥们的安排。

车子在山巅行驶。天蓝风清，旷野明净，飘逸而纯粹的云朵，像极了十五六岁少年时。那时我们在中专学校求学。为完成生物老师的作业，在一个如此刻明丽的周末，我们拿着网兜，去学校后山捕蝴蝶。带一本厚书，把采集到的植物标本轻轻夹到书页里。我们像放飞的小鸟，在灌木丛中嬉戏、跳跃，在空旷的草地上玩闹。“哎哟！”所有同学围过来。我额上长出一个红肿大包。一定被大黄蜂蜇了！老何随手抓起脚边一把草叶，捣烂，说是土药。想到额上一坨青色菜馍，我拒绝服从。老何说，敷上会丑一下，若不敷，可能会丑一个星期。我只好就范。

在天峨一桥桥头，我在车里跟先生说，那个高高帅帅的，站在路边张望的就是老何。先生说，岁月对老何真宽厚。老何带我们登上城区最高处，俯瞰全城。清幽碧绿的红水河穿城而过，密集的楼群沿河岸铺开，向山脚延伸，一眼就能望到边。依山傍水的城市，山静水动，独特而美丽。这个城市的大小真的与我无关。老何带着愧疚说，可以带你玩的地方太少了。好像是他个人阻碍了天峨的发展。我不以为然。这里的蓝天洁净，空气清新，草木芬芳，是大自然馈赠的高山峡谷之上的天然氧吧，是上天遗落在人间的净土。小姑娘说，天峨真美。我心里说，天峨，久违了。

在天峨，我真正领略到高峡出平湖的壮阔。湖面宽阔平静，湖水清澈碧蓝，湖上几叶扁舟，湖边绿树环绕，像是镶嵌在森林中的明珠。若可以，我希望能云傍新村白墙黛瓦的一扇窗口中醒来，听鸟鸣划过蓝天，看雾气从湖上升降……

在老何家里，我第一次尝试吃鱼生。此前，我拒绝生食，当然，水果不在列。因我的到来，老何一家推掉了好几个酒席，他爱人从早忙到晚，精心地弄了个满汉全席。与其说老何为我煮一餐饭，不如说是他一家为我煮了一餐饭。之前的漫长时间里，她或许不知这世上有个我。也或许，她听过我的名字。在河岸，在美食一条街，随便一家，她就不用如此操劳。可她说，去了餐馆，就吃不到家的味道。我举杯，喧宾夺主，先干为敬。

第二天，跟老何一起去吃了天峨的羊肉粉。他还非买天峨的特产塞到后备厢。而小姑娘早早起床，不知溜到了天峨的哪条街巷。老何一直在酒店大厅，和我们一起等姑娘回来。我说，老何，你忙就先回。老何笑说，即便忙，也不忙。伟哥说，记得去看凤山的海。

车子启动，离开天峨。驶出好长一段路，我从后视镜中看到，老何他们依然站在原地，一直挥手。

在时间的长河里，我们总是短暂相聚，长长别离。

微小说

这变化也太快了吧！你瞧，上世纪80年代的单车，90年代的摩托车，进入新世纪后，小轿车、小轿车升级版的越野车，犹如山洪暴发似的，席卷了整个城区，塞满了大街小巷。这交通工具无论怎么变化，可是文化局的老唐不管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，照样骑着上世纪80年代买的那辆麒麟牌破单车，行进在上班的路途上。人们戏称老唐这辆单车为“破”，其理由有三：一是年代太久，从买进的那一天算起，到现在已有30多年了。二是样式老化，现在的单车日新月异，而老唐的那辆破单车还是亘古不变的三角架。三是真的破了，挡泥板歪了斜了，坐板凹下去了，整部车的结构处也都锈迹斑斑。

就因为老唐骑破单车这事，只要和他熟悉的抑或打过交道的人都唏嘘不已。有的说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骑这辆破单车；有的说，都这把年纪了，就安全着想，干吗还骑这辆破单车；有的说，都干到副高了，又不差钱，骑这破单车多影响水平啊！反正，人多嘴杂，什么难听的话都有，但老唐就是充耳不闻。数十年如一日，他骑着那辆破单车，我行我素，穿街过巷。

不过，也有站出来说道公道话的人。譬如，他在教育局工作的老同学老范就曾说过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这辆麒麟牌的破单车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他们之间的感情仅次于爱人了，你说老唐舍得放弃吗？

这话不假，说来更长。青年时期，老唐积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，还动用了老爸的存款，才买了这辆麒麟牌单车。刚买的麒麟牌单车，乌黑铮亮、光鲜耀眼，让周围的年轻人“啧啧啧啧”赞叹不已。那时，年轻的老唐就骑着这辆崭新

随笔漫谈

袁宏道说他看见了春天——“高柳夹堤，土膏微润，一望空阔。冰皮始解，波色乍明，鳞浪层层，清澈见底，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。”

而我说我也听见了春天——可不是，那黄黄嫩嫩的结香花，将它们托在手心吧，看哪，小小的圆筒形花朵密密麻麻簇生在一起，花冠一律朝下，似无数只小小的喇叭筒，凑在一起吹着一支嫩黄悠悠的初春曲子！

在料峭的风里，春天的气息似有若无无疑！白天匆匆忙忙，傍晚回家经过小区花园，在小区景观灯不甚明亮的光照里，我看到一种一米多高的小灌木，上面开满了白白黄黄的小花，一簇一簇的，开得是嘤嘤嗡嗡、热热闹闹，空气里也散发着一一种隐隐约约的甜香。

我在想，这是什么花呢，仿佛半卷着嫩黄粉白的珠帘，欢欢喜喜、无所顾忌、花团锦簇地开着。在它们面前，迎春花是徒有虚名了，恨不得叫迎春花快把那名号让过来！

我踩着微润的园土，走到那些灌木面前，俯下身子借着朦胧的灯光看挂在它们腰间的标牌，标牌上写着：结香花，又名打结花、梦冬花、探春花、黄瑞香。属瑞香科、结香属，落叶灌木。

探春花？嗯，这名儿还算是符合其实。凑近闻闻，香，而且浓，浓得似乎有点猛烈，有点不大礼貌。叶呢？我在

## 老唐的破单车

□原子

的麒麟牌单车，一边上班一边接送儿子上学放学。可以这样说，自从有了这辆麒麟牌单车，年轻的老唐真正做到了工作生活两不误。

随着岁月的增长，儿子长大了，小唐也逐渐变成了大唐，而麒麟牌单车也褪去了往日的色彩，显得有些破旧了。尽管如此，大唐对这辆破旧单车仍厚爱有加。哪颗螺丝松了，他就用扳手自己捏捏；挡泥板歪了斜了，他就用钳夹扭扭；链条断了，他就让店里的师傅接好；轮胎坏了，他再让店里的师傅给换条新的。虽说单车没有刚买的那么新鲜，但经过历练，却比此前更加坚挺耐用。周围的人看大唐对这辆单车如此厚爱，就开玩笑地对他说，大唐啊，人家都鸟枪换大炮了，你干吗还舍不得扔掉这辆破单车呢？大唐毫不犹豫地反驳说，我舍得吗？要不是这辆单车，我怎么能天天出满勤而连续几年获得优秀呢？要不是这辆单车，我儿子怎么能顺顺利利地进入重点中学呢？大伙听了大唐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这辆麒麟牌单车，给了他工作和生活两方便。大唐视这辆单车如同珍宝，就尽在情理之中了。

年复一年，大唐很快变成了老唐。而和老唐一样的同龄人，他们的单车换了摩托，两轮换了四轮，轿车换了越野，但随着岁月的增加，这些换车的人，有的满头银丝，有的弯腰驼背，有的步履蹒跚，有的则驾鹤西去。尽管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日新月异，变化神速，而老唐对他那辆麒麟牌破单车照样不离不舍不弃。50多岁的老唐红光满面，满头乌发，精神矍铄，神清气爽。春夏秋冬，周而复始，不管刮风下雨，甚至冰雪交加，我们的老唐，照常骑着他那

## 我听见了春天

□纳兰泽芸

找寻它的叶子，哦，叶子还缩在花的面微睡着呢，仅仅绽开了一点叶苞，被茸茸的一层柔毛覆盖，还没睡醒。

叶儿尚未睡醒，花儿是等不及了，在早春寒风里，抢着把所有的美丽和芬芳，急不可耐地倾尽而出。

叶子还在沉睡，花就已经开得漫天漫地，我觉得这结香花是不是太不够低调啊。

只是，当我后来知道结香花的小小花苞，是早在头年的落叶纷飞之时，便已悄悄形成时，立刻原谅了它们。这小小的生命，要挨过严冬，挨过霜风，挨过雪剑，然后，这些簇拥在一起的小生命听到了春的脚步隐隐由远处行来时，它们竖起了小耳朵，叽叽喳喳地说：“听啦，春来啦，春来啦，我们快快开放吧！”于是，一夜之间，哗啦啦，它们全部吹开了小喇叭筒。粉粉的、黄黄的小花，没有夺目的红艳和妖烧。开放，不是为了万人瞩目，只是为那挨风顶雪盼了一个冬天的梦。

就像蝉，你能怪它在酷热的夏季“知了知了”地聒噪不休吗？一只蝉在土里寂寞地待上七年，然后承受蜕变的痛苦，变成一只会飞会叫的蝉，可是，它却只能在这世上活七天！要是你知道这些，你就不会对着树上高声鸣唱的蝉喊：该死的，别叫了，烦死人！你便会体谅这个小生命——因为那是它生命的绝唱，它倾尽所有气力，只为那生命最

后的精彩，只为那末日的绽放！

难怪华兹华斯在他的诗里说：“最卑微的花，也能给人以深沉得不能用眼泪表达的情绪。”

后来我知道结香花又名打结树，那是因为结香花的枝条非常柔韧，把它的枝条打上扭扭缠缠几道结也不会断。它还有个别名叫“爱情之树”。相传秦始皇时候，皇宫里有一对年轻人相互爱慕，姑娘出身于显赫之家，而小伙子却是个下人，出生卑贱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结合的。

两个相爱的人千方百计想冲破藩篱，然而均告失败。最后，姑娘含泪与心上人拥别，她流着泪在一棵小树上打了几个结，表示她柔肠寸断，心有千千结。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年在这棵姑娘打过结的小树上，开出了无数美丽的小花。此事传到秦始皇耳朵里，皇帝心想这是天意，要有情人成眷属，上天旨意不可违，遂下旨让二人结为同心。

时至今日，在有些地方，结香花还被称为“爱情树”，有怀春女子梦见自己思念的心上人，便会于清晨悄悄在结香树上打个结，不久女子便会见到她的心上人。

不知是不是真的？要不明天清晨，让我悄悄踏着晨露去试试？让这春天的号角也能嘹亮我冰封一冬的情怀！